

随笔

在春天里读书

■高曙光

今天是惊蛰,气温回升很快,春阳已是暖融融的了,阳光亲吻着杨柳的枝条,春风扬起地面的沙尘,旋起地上积攒的在冬天落下的枯叶,新校区的荷花湖水已经涨起来了,校园东面的贾鲁河水淙淙流淌,麦苗已经返青,追施过化肥的麦田绿意很浓了。

我想起了十五年前的那个春天,那是一个湿润的春天,那年的春天我在古城开封的河南大学读书。

虽然已经是春天了,但这座古城依旧是冬天那样的老态,天空是灰蒙蒙的,细密的雨丝在风中抽动着,空气中弥漫着土腥味儿,街道上湿漉漉的。

这座故都确实有“天街小雨润如酥”的景象。开封的街道狭窄,街上有撑着伞慢慢走着的人。商贩撑起了遮雨棚,街道两旁的地摊前面有三三两两讨价还价的人,远处的铁塔还在这样的灰色调的空间里静静矗立着。

在阳光街的街口,一个戴花镜的老太婆正收拾旧书,一只白毛狮子狗卧在一本旧杂志上,这是一个旧书摊。我信手拿起一本旧杂志,封面上印着醒目的仿宋字——“当代”,这本书距今已经十四年。翻开书,一股陈旧纸张的气味扑鼻而来,书页已经发黄,

只是目录上赫然印着作家的名字,不知是因为这些名字的原因还是老太婆太殷勤地劝告,我还是以高出这本书原价一半的价格从那枯瘦干瘪的手中接过了这本旧书。

那只狮子狗挪了挪身子,一张清晰的女孩的脸从狗的身下露出来。雨依旧不停地洒落……

我像揣着一件古董一样回到了宿舍,上铺是法律系的一位学生,看到我从怀里掏出这本旧书笑了笑。我躺在床上翻阅这本旧杂志。1984,那时自己刚上小学,所拥有的也只是靠偷家里鸡蛋卖给学校门口摆摊的苦劳老头所得的钱买来的小人书。

今天在书店里再也找不到那些很便宜的书了。我收藏的小人书如今已一本也没有了,大概是被邻家孩子拿去叠了四角或者被老鼠咬文嚼字彻底粉碎了。

一阵笑声把我从沉思中拉了回来,那位法律系的学生正坐在法律系自编的书本上。我的这本旧杂志如同刚出土的文物,但在我的眼里依然是新奇的。

旧书不一定就是旧知识,真正的文学是永远新鲜的,如同一代又一代人读《红楼梦》,只有认知的差别,没有新旧之分。文学是与社会共存的,让我意想不到的是这本书

中的一段话在我接连受到打击精神极度颓唐时居然给了我理解和安慰,这也使我读懂了这人生的要义。

“我是一把剑,一有残缺就要抛弃;我是一块玉,一有瑕疵便应该自毁。因此,我时时陷在绝望中”。

我又一次翻开那本旧杂志,找到了那段话,便又一次在泪光中审视追求完美的主人公那短促的一生。梦残缺了,但它终究是梦,心爱的东西失去了就如宝剑残缺了总还是宝剑,一块有瑕疵的玉毕竟还是玉。

我猛然醒悟了:残缺与瑕疵是常有的,完美和无瑕永远是一种令人心驰神往的境界罢了。

一本书,一本旧书,给了我冷静和清醒,使我在思想上得到了涅槃,也犹如一坛酒,只要品尝,总会得出美味来的。

我从教至今已有 17 年了,舞弄文字也是 17 年了,于今依然喜欢在春天里读书,嗅着花香,和着鸟鸣,在蓝天白云下遐想,这就是春天里的读书。

同事突然问桃花什么时候开?

我说,桃花是春天的书,春阳就要把它翻开……

诗歌

橘子洲头抒怀(四首)

■薛顺名

寻梦三湘作壮游，风骚独领览清秋。
西边霞落天一色，如画江山目尽收。

天南海北聚贤英，江岸观潮谋巨篇。
百侣携游掀浪遏，堪当梁栋效当年。

沧桑数载立江中，笑傲群峰唱大风。
谁主沉浮堪旷放，中华崛起建奇功。

江上风平云有影，岸边波动水无沙。
千帆竞渡浪花起，赶月追星船又发。

春天 我想种下一棵小梨树(外一首)

■王全安

春天 我想种下一棵小梨树
我不是想吃她甜蜜的果
也不是想赏她洁白的花

早晨一觉醒来
打开门 我就走到庭院
围着她 转圈 跑步 站桩 练闭气功
直至汗流浹背
然后温和地看着她
嗅她为亲爱的茉莉
与她交流
给她吟诵我梦中的诗歌
一阵东风吹来
我会告诉她
我感到无比惬意

晚上下班回来
我很累
我喜欢坐下来
坐在她身边
与她一起沉默
一起幸福地仰望无垠的星空

春天 我想种下一棵小梨树
陪着她一起成长
一起经历春夏秋冬四季轮回
一起经历风霜雪雨霹雳雷霆
一起坚持心中的梦想
快乐地活着
直到老成一截树桩
依然陪在她的身旁

春草的倾诉

从第一场秋风起
我就开始隐忍 退却
慢慢挽回生机
握紧在根
在黑暗的泥土深处
默默躺着
与蛇 青蛙 蚯蚓在一起
经历死亡般的冬天寂寞

只待春风又来
看我怎样抖擞精神
一一释放被压抑的激情
让翠绿一夜之间爬到上帝的额头

每一次崭新的开始都有着不一样的痛楚历史
经历多少次轮回
我才觉悟到这般境界
——一边感恩泥土 阳光 河流
一边满怀微笑
不再埋怨世人
只见我的荣光
不见我的忧伤

小小说

铁奶奶要进城了,铁奶奶明天就要进城了,铁奶奶进的城不是县城、不是市城、不是省城,而是首都北京城。小村呼啦一下子就沸腾了。

铁奶奶进城,亲戚们就乐,邻居们就笑,亲戚邻居们乐着笑着就争先恐后向铁奶奶家走去。

铁爷的小名叫“铁”。他家人气不旺,上下几代都是单传,他的辈分就高。全村 300 多户、1000 多口人,除了两个白胡子老头叫他叔,其他人有的叫他爷,有的叫他老爷,有的叫他老老爷。铁奶奶和铁爷结婚后,无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也就顺其自然地叫她铁奶奶了。

村里老老年人都知道,铁奶奶是个苦命人。

铁奶奶 5 岁那年,娘就亡故了。爹为她娶了后娘,后娘为她生了弟弟妹妹。她就在刀尖上过光景,一天到晚忙罢家里忙地里——洗衣、做饭、喂猪、放羊、割草、拾柴、剜野菜……炎炎夏天,她的小脚磨得血泡成串。寒寒冬天,她的小手冻得血流不止。她和铁爷结婚后,公婆待她像亲闺女,岂料好日子不长,公婆因病相继去世,一双儿女意外夭折。当她生下小强后,铁爷又撒手西去。铁奶奶很坚强。铁奶奶说,我就是难死苦死累

铁奶奶进城

■王天瑞

死,也要把小强拉扯大。村风和谐,邻居们热情相帮,你送一碗米,她送一瓢面,大家有饭吃,绝不叫铁奶奶饿着。有一年,我回乡探亲,见到小强,心里酸酸的。那时,我的工资每月才 100 多元,就掏出兜里仅有的 50 元钱送给小强。铁奶奶不让小强接。我说,接住吧,钱不多,解不了大急,供买个油盐吧。小强高中毕业那年,看到上大学一年需要万把块钱,心想,我要是真的考上了大学,还不把娘真的难死苦死累死啊。小强毅然放弃高考,回到家,对娘说,娘,从今天起,我养活你。小强背起行李奔向北京。小强更坚强,这一去就是 15 年。开始是在北京西城区卖菜,卖着卖着就办起了蔬菜公司,并任总经理,又娶了妻、生了子、买了房,明天小强就开车回来接他娘进北京城哩。

铁奶奶进城,铁奶奶就哭,铁奶奶哭得大放悲声。周围的人,有的哽咽,有的抽泣。铁奶奶说,我离不开你们啊!大家都说,我们也舍不得你走啊!不是吗?小村虽小家虽穷,铁奶奶毕竟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汗水浇灌了土地,泪水洗濯过庄稼,乡邻乡亲们,处处是温暖,真的要离开,实在难割难舍啊!突然,宝他娘说,哭啥哭,铁奶奶是去享福哩,应该笑啊,应该哈哈哈哈哈地大笑啊!顿了一下,宝他娘又说,小宝要有强叔那能耐,我早就

菁菁小草

■刘亚军

春临,乍暖还寒时,万物从睡梦中觉醒,生命在不经意间萌动。光秃秃的枝丫和灰蒙蒙的大地,等待春的使者去打扮和点缀。生灵得到阳光的普照、春雨的沐浴,开始孕育发芽。

清晨,沙河岸,新柳如烟,水波荡漾,处处氤氲着清新的泥土气息。漫步在松软如棉的河岸,忽见有米黄色的嫩芽破土而来,小草伸展蜷缩的身体,像一个初出巢的雏鸟,鼓足了劲儿,破壳而出,似星星,似纽扣,似松针,慢慢成长,缓缓舒展,给大地铺上了一层绿毯。缕缕草香沁人心脾,让疲惫的身心得到彻底放松与疗养。河边杨柳吐翠,鸟语唧唧,偶见窈窕淑女款款从陌上走过,更增添了几分诗情画意,这意境,应是绿肥红瘦。

草儿是自强不息的。草儿虽没有花的容颜,树的高大,柳的妩媚,但她从不撒娇,也不挑剔,自强不息地生长着。她葳蕤于山之脊,蓬勃在河之湄,遍及于田之野。因为她知

道生活对其没有太多的恩赐,更没有太多的宠爱,她需要用自己的力量来生存,与命运搏斗,与苦难抗衡,任凭将其蹂躏,任凭风吹雨打。她从没有放弃过自己的理想,她知道,冬去春来,她一样会在这个明媚的春天欢唱轻吟,因为她并不孤独,她的朋友遍及天涯海角。

草儿是朴实无华的。默默无闻的草儿,将根深深扎进厚重的土壤里,俯下身子,放下架子,不事张扬,砥砺意志,为大地播种绿色,为人们勾勒画卷,在她的衬托下,花儿才出尽了风头,占尽了风流。深接地气的草儿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由此衍生了“草根文化”、“草根经济”、“草根生活”。倚栏沉思,我想到了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辛勤园丁,想到了救死扶伤的白衣使者,想到了保家护国的钢铁战士。正是品质如草的他们,默默奉献着自己的青春,推动着历史的巨轮滚滚前行。草儿是不可或缺的。小草将自己的一生



奉献给大地,奉献给生灵。草原上她让牛羊吃得津津有味,纵情撒欢;沙漠里她让水土有了依赖,不再流失;生活中她让人们回归自然,吐故纳新;医疗中她让病人止痛活血,药到病除。

小草,她用自己的行为,表达着对大地的一往情深,她用三分的阳光,绽放出了七分的灿烂。人们或喜欢她“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的顽强;或喜欢她“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感恩;或喜欢她“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的淡定;或喜欢她“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的奥妙。小草受到人们如此喜欢和青睐,也算是遇到了知音。

我敬佩自强不息的小草,更敬佩那品质高洁的草根大众。